第四章

吴家乐疑惑地盯着面前的少女，以他对林安瑭的了解，她对警察并无好感，甚至有些许厌恶，但眼前的少女正在盯着电视机上的青年警察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吴家乐斜着眼瞄了下电视，感觉那个警察面容刚毅俊秀，但并不能成为吸引少女目光的原因。

电视机里的警察站在一条河边，背景可以看到一座大桥，桥栏杆是朵朵紫荆花。警察似乎没有心思多讲话，只是大略说了下案件，似乎是有人在桥上出了车祸，掉入了河中，警方正在搜救。吴家乐看到这里便失去了兴趣，将香烟放入口中，开始闭目养神。

林安瑭死死盯着电视，画面中的林觉民已经消失不见了，摄像师正在拍摄一些事故现场的画面，画外音则在不停说着，今晨在紫荆桥发生一起事故，据目击者称一辆黑色帕萨特以高速冲撞栏杆，后坠入河中，警方和消防人员正在组织人手进行打捞，目前尚不清楚人员身份及伤亡情况。

林安瑭关上了电视，又走到了阳台上，她愣愣地望着远方，心里预感到，这场车祸似乎以后会跟自己牵扯上什么关系。少女就这样将目光抛向远方，连手中的烟烧光了也没注意。

此时已近中午，太阳开始毒辣辣地照耀着大地，书上的知了也开始不安地聒噪着。林觉民此刻正在紫荆桥上，满头大汗。市局的同事都在周围忙碌，林觉民却在走来走去。

早上接到报案的时候，他就立刻赶到事故现场，在走访附近的目击者以后，他想起来半夜自己回家时遇到的那辆黑色帕萨特。林觉民勘察了现场后发现，汽车是从距离北侧桥头100米的位置冲下桥的，而北侧桥头正式半夜里林觉民看到那辆帕萨特的位置。事实已经明了，林觉民也是目击者之一。

林觉民仔细回忆了一下夜里的情景，在他们照面的时候，那辆汽车车速极高，差不多将近一百公里每小时，似乎并没有刹车或者减速的样子。一夜的暴雨冲刷了所有的痕迹，地面上干干净净，并没有留下刹车痕迹。

这也就代表了两种可能，第一，司机刹了车，但因为雨天路滑，没有控制住。如果林觉民没有看错的话，100公里每小时的车速，在普通路面要想急刹车彻底刹停，则制动距离在40米至50米，雨天路面则可达100米以上。如果司机是在与自己照面以后立刻刹的车，那么，司机不大可能从100米处的栏杆处冲下去，毕竟栏杆是混凝土打造的，即使100米没刹住，栏杆也完全能承受住汽车的撞击力了。但是，如果是在着100米快要走完的时候刹的车那就另说了。

·第二种可能，那就是司机根本没有刹车，直接撞破栏杆冲下大桥。那么司机很可能存在毒驾，酒驾或者其他的原因导致反应迟钝。抑或是，这根本不是意外，而是谋杀。

以林觉民的感觉，很可能是第二种可能，但现在汽车和人还在河里没有捞出来，人员是死是活，身份信息都完全不知，一切推断都是徒劳。林觉民感到一阵燥热，他扶着栏杆，向桥下的河面张望了一眼，心里暗暗想，这司机是死定了。桥面离水面少说也有15米，在汽车从桥上冲下，撞击河面的一瞬间，巨大的冲击力即使没有让司机立刻死亡，也会立刻令他昏厥。昏厥状态下坠入河中，林觉民实在想不出什么能活下来的方法。

“出来了！出来了！”

桥下一阵嘈杂，林觉民循声望去，看到下面橙色的一堆人群的吊车的吊臂上正挂着一个黑色的轿车，轿车出水的一瞬间，大量的水从汽车的缝隙中泻出。林觉民仔细盯着车窗看，想看看车里的人，却发现车里是空的。

“人已经在捞车之前打捞上来了，已经死了。”

林觉民回头，看到一个五十岁出头的老刑警，正是市局刑侦组的组长邢山。老刑警拍了拍林觉民的肩膀，看着远处的吊车说，“回局里吧，等尸检结果。”

下午一点，一夜未眠直到凌晨六点才睡着的周归璨从梦中被手机铃声吵醒。他看了眼墙上的挂钟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立刻四下张望，发现家里的猫仍然不见踪影。他拿起电话，看到有三个未接电话和两条短信。

前两个未接电话均来自于他的母亲，时间则是在上午十点十五分和四十分。第一条短信来自于他的好朋友张其怀，时间是在十点半，内容大概是你怎么敢逃物理老头的课，不过已经帮你答过了，小子记得请我吃饭之类的话。另一条短信是在母亲最后一个电话之后三分钟，同样来自于他的母亲，大约是在厨房给他留了早餐，记得醒了去吃。最后一个电话则是陌生号码，时间是几分钟前，正是这通电话吵醒了周归璨，但并没有令他当时就醒来，所以就成了未接电话。

心里又升起一丝不安，正在周归璨愣神的时候，手里的电话突兀地响了起来。他吓了一大跳，电话铃声彷佛成了恶魔之音一般，他心里烦躁极了，立刻按下了接听键。

“喂。。。喂，是。。。哪位？”周归璨感到额头上都是汗，嗓子眼干得令他没法好好说出第一句话来。

“市局的，你父亲出了点事，唯一能联系上就是你了，麻烦立刻过来一趟！”

“哦！好的，我。。知道了。”那边没有多言就挂了电话，周归璨颤巍巍地放下手机，心情竟然有点放松。

从昨晚上开始，就一直提心吊胆的他，隐隐约约地感知到父亲可能出事了，经过一晚上的心理折磨，他似乎接受了，令他难受的是，他并不能确定这件事。刚才的电话则帮他把心里悬着的石头放了下来。

周归璨到洗手间用冷水抹了把脸，看着镜子中面无表情的青年，他只是在心里告诉自己：周归璨，给我扛住了，顶住了，咬碎牙齿也要顶住。

“据记者报道，今晨紫荆桥事故的司机已经遇难，该司机身份是我市中级法院的一位周姓法官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，本台将继续追踪报道“

午睡起来的张其怀正睡眼惺忪地去上厕所，无意中看到宿舍走廊的电视机正在播送这则新闻。张其怀立刻就清醒过来，周姓法官，周归璨，周归璨的父亲也是中院的法官，而他今天没有来上课。张其怀有点着急了，他拿出手机打了过去，却没有人接听。

清醒过来的张其怀急忙穿好衣服，捧起水胡乱抓了两下头发，就冲下宿舍楼。在校门处，却看到从外面回来的杨之韵。杨之韵看到张其怀，立刻绽放出笑脸，正想上去搭话，却见张其怀一脸苍白，吓得也不敢吭声。

张其怀看到杨之韵低着头，便一把抓过她，急匆匆地说，杨之韵，下午线性代数课帮我答个到，我有点事出去。杨之韵还没反应过来，张其怀就匆匆离开了，她一个人站在那里，小声地抱怨着，这张其怀，一点都不靠谱，什么事也不说一声，还有我怎么帮他答到啊。虽然是抱怨的口气，但可以看得出，杨之韵的脸上是挂着开心的笑意。

林觉民走到休息室门口，透过窗户看着里面的青年，约莫比自己小两三岁，头发乱糟糟的，似乎睡觉醒来没有打理。一双眼睛正无神地看着墙壁，似乎父亲离世的消息并没有令他太过伤心。

至亲离去的那一瞬间通常不会使人感到悲伤，而真正会让你感到悲痛的是打开冰箱的那半盒牛奶、那窗台上随风微曳的绿萝、那安静折叠在床上的绒被，还有那深夜里洗衣机传来的阵阵喧哗。

里面的青年安静地可怕，外面大厅坐着的中年妇女却一直在哭哭啼啼，一个女警正捧着一个杯子在不断哄她。林觉民摇摇头，推门走了进去，里面的青年并没有看他。他摸了摸裤兜，掏出一只香烟递了过去。

青年接下，林觉民给他点燃了，青年大力抽了一口，便剧烈咳嗽起来，似乎是新手。两个人相顾无言，正当林觉民要开口安慰他的时候，桌子上青年的手机却响了。但青年似乎充耳不闻，并没有接听的打算。

在铃声响到第三遍的时候，林觉民接了起来。

“啊，归璨，终于打通了，你在哪呢，我去你家找你，却没有人。你在哪呢？“

林觉民看了看对面的周归璨，对方仍没有反应。

“哦，我是市局林警官，你朋友在这里，你过来吧。“

“林警官？你是警察？我朋友怎么了？他还好吗？我。。。“还没等对方说完，林觉民就挂断了电话。

“你朋友，他一会就过来了。“林觉民在纸上写着什么，然后站起身，走到周归璨背后，轻轻拍拍对方的肩膀，把纸条放在他手里，”是男人，就站直喽！有什么事打电话。“

说完年轻的警官就走出了房间，周归璨许久才把实现从墙上移到了手中的纸条上，他将它展开，看到上面是一个电话号码。

林觉民刚想离开警察局，却听到身后一声怒喝。

“你要去哪？”

林觉民露出了无奈的表情，他转过身，换了个嬉皮笑脸的表情，“邢队，我老母亲病了，我想早点回去照顾她。您一会把法医那边的结果发给我，我今晚熬夜看！”说完不等邢山回答，就小跑出了警察局。

去照顾生病母亲是假，去见一个人是真。走在中山大街上，夕阳正在缓缓落下，照映得黑色柏油马路泛着金色的光，不远处的大海吹来带着腥味的风，凉爽惬意之极。林觉民缓缓地漫步到了月半湾一条街，拐过第一座房子，他就看到那个俏丽的少女，正端坐在一张白色的椅子上，脸上挂着笑容。

少女仍然是一身深色的牛仔服，她坐在那里，海风吹拂着她的秀发，隔着十多米的距离，林觉民都仿佛闻到了少女的发香。少女并没有注意到林觉民的到来，仍然看着桌子上的一个白色的小猫，伸手从桌子的碟子里，拿几个小鱼干，正在往小猫的嘴里送。可是那只猫似乎有点萎靡不振，不愿意搭理少女的一番好意。

“它好像生病了！”

少女看了看走过来的林觉民，转头对小猫轻声说，“警察叔叔说你生病了，你是不是病了啊？”林觉民看着少女傻傻地问句，感到有点想笑。他拉开旁边的椅子，坐下，“你今天没有去上课？你的室友都担心你。”

少女脸色轻微变了下，小声说了句，“你管得着吗？不去抓坏人，管我上不上课。”况且我还没见过我室友呢，你怎么知道她们担心我，少女心里想着，突然想到早上的新闻。

“林警官。。。”

“别叫我警官了，叫我林觉民吧，或者叫我哥哥也行，反正你我都姓林”。林安瑭听了撇了撇嘴，想得美，叫你个鬼的哥哥。她把小猫放下，转过身对着林觉民，问道。

“今天的案件。。。。”

林觉民伸手，打断了少女的讲话，然后拿出手机，上面显示自己的邮箱收到了一条邮件。他抬头看了看面前眼里带着疑惑的少女，不好意思的点点头，“林同学，我要回去一趟，有些事要处理，我知道你的疑问，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的，这个案件，是与你有关的。”

林觉民从兜里掏出纸条和笔，匆匆写下几个数字，然后递给林安瑭，“有事情，打我电话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对警察有太多抵触。”林觉民想凑近少女的脸庞，轻声说句话，却看到少女的脸色已经变了，也许下一秒巴掌就要落在他脸上。

“没什么”林觉民尴尬的笑笑，“你的猫跑了，你别弄丢了。”

第五章